

唐宋八大家文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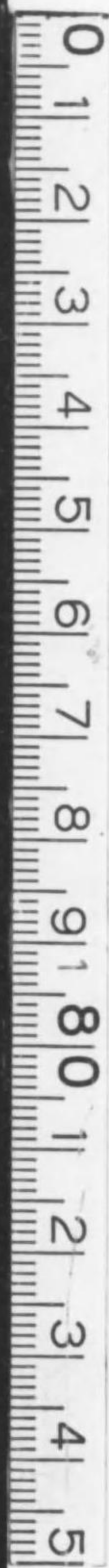
19

特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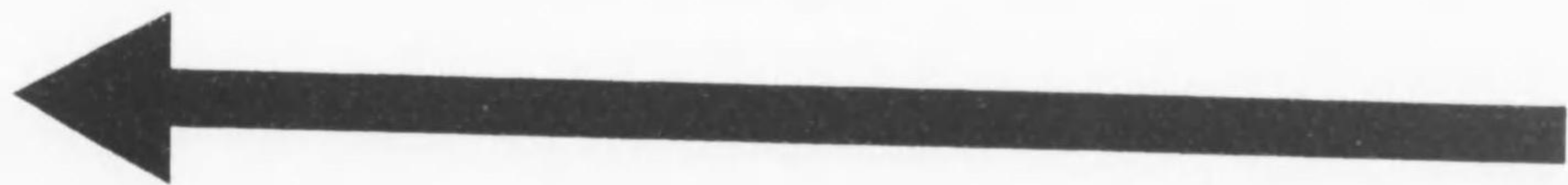
特279-278



1200501132240



始



特 279

278

類集總類

類總集
屬漢總
冊五
函九

五

明治十三年七月廿一日購求

教育博物館

唐采八大家文格卷之四

明公唐順之應德甫原選

日本川西潛士龍編次

序記

護題格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唐采八大家文格

卷之四 護題

一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汪云先提此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愚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

事云畫錦
題本一俗
見而歐陽
公却於中
層議
明古

志。而士亦以此望於此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洛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慰。飾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

如此

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

上清儲祥宮碑

大蘇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

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錄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

唐書卷之四 卷之四 護題
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峭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

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記。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護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

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視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

地喜啓。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臻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若薦。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莊子祠堂記

大蘇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十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長言為養生。解脫非大。非大。非大。非大。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益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至也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訾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視之。得其寓

唐書八十九卷之格 卷之四
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唯
唯。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
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中。鄰
舍者避席。湯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
讓。王說劍。漁人盜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
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
味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
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發題格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于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外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體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刪正黃庭經序

歐

無倦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其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厭，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

汪云以自然之道養生此上智任之自然者也所謂大

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雅君子也
前半透發
此意後幅
說刪正處
一筆打轉
高絕

矧以我既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
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
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
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齊州閔子廟記

小蘇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
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
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
越明年。政脩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國之舊。
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飾。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邊豆有列。儼相有位。
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
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
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
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為季子宰。其上
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
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

唐宗... 卷之四
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又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隨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

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原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古今家誡序

小蘇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注云慈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注云家誠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

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汪云以師事君臣及子之干父托起父母來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饈。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

人。以示輟。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汪云輟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惠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元祐會計錄序

小蘇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

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益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凶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維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此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

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欵附。賧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汪云、真宗時、財耗於無名之費、此時事變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聞出四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瞻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

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汪云、神宗變法上、下俱困於時、事、又、二、變、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德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使無不釋去汪云、元、祐、時、民、師、放、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汪云、守、成、之、難、仍、帶、國、初、說、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

言國用日耗法度不立之可憂乃作書本音
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
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李不能改然皆
二世而止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
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
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
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
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
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
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
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

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為其
利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
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
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古曹之積
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
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平正之文。

民賦序

小蘇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
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

唐書卷之四
卷之四
事
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其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孫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

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其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

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入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

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貧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疆役之民教之戰陳以衛良民工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亦自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

之積。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救粟。雖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勞。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款。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名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惟嘉祐

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平正通達不求為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只此叙題七可見作大家敘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并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欽作與向列傳不合今

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欽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亦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對上自放又以謂古人之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

朱子曰南
傳序列女
南夷好

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
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傳保
姆之助。諸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琕之飾。威儀動作之
度。其教之者。雖有比。具汪云。就王政必自內始。又推根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
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
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
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
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
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且之野人。莫不好善。
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

學問之士。多拘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
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
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入者非素處顯
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蠻天下之主哉。
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辭書。而
此傳稱詩采芣芣。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說。尤乘
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豈又辭
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

唐宋八大家文粹
卷之四
廣題

不道者蓋亦不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廣題格

韻總序

歐

汪云命儒者有以取之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汪云命儒者有以取之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
茅云歐陽公得此一句遂成大篇文字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言

凶生於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

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

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

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

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

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

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

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心待乎用心專

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事為韻總

世
華
本
集
作

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
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擲之
於鬚鬢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
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
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家子
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
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
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
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
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

鑿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江鄰幾文集序

歐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
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
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倜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歿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及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章猶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愈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愈子美遊而又與聖愈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詩尤清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

按往時忠
萬壽施皆
屬荆南五
代之際為
蜀所侵

叙得頗佳 著云 突然從遠處說來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
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深。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流。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

以取一作而取

兵出兩道。一自夔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不深用意。而自精妙。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

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樂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與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

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盡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

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子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子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子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子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華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史事稱於世云。

芝閣記

王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狝。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擬本集作

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大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說使親切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補題格

桂州新城記

王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歿或不歿。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

汪云不曰其明年而曰冠平之明年是連錄上下法

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瓚。當廣西馬冠平之明年。蠻越輯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

唐史八大家文格

卷之四 廣題

七

爲是言。其大勞而人或莫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幸以陵夷毀頓陷滅而不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幸所以攘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清具乎此文乃爲城而作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葺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但爲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論。
輕題格

唐朱八大家文格 卷之四 題 記

因原作
上嘉臺
二字今從
本其

第一本
有臺

凌虛臺記

大蘇

宜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警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入之，至於其上者，怛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發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初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址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

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石氏畫苑記

大蘇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遺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闕巷。未肯騎馬。在棚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

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批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舉置其家。親飲食之。或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毫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其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見。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

不做題目。與寶繪堂記。意同。

翻題格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

法華寺在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落

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地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剪焉。叢莽下。類萬類皆出。曠焉蒞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皆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古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晨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

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絮絮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十石。

文與可字說

大蘇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

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儒。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

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略題格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

注云下有易治之條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

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

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

知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

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

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不敢犯。若歲二月農事

始作。四月初吉。殺雞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

曹。立表下漏。臨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

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

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熟而草衰，則仆鼓沙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益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誠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

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唐名公詩集卷之四
處而不能道其詳更進一層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載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
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
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

分寧人。勤生而蓄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
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
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夫婦蠶絲。無懈人。茶鹽
密紙。以積村。率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

按本又作

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昧捐
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
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暴然於其
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
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
變偽一日百千出。故雖替朴。徒死交迹。一不以屬心。
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
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
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

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閭靚深。殿殿言言。棲
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鑿鼓魚螺。鐘
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大有淵酌。將篇首動生。四事錯綜。其辭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
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亦無累。則又若
能獨勝。其齋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日
別說上。既從未能當義。說起此。又就其意。再生波瀾。作弱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亦邑人者。必道常
收妙甚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
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
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

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
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教也。
貶題格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
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
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
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
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
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

用此二句斷劉向之失
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亾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

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亾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流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

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
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
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
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議論 新序目錄序

曾

劉向所集次新序二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
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
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著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
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
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
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蠱起
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

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王之道以一之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
 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
 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眾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嘉之論各師
 異見皆自名家者誕謾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周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
 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
 之徒皆不免乎眾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而止本又
作或可

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

注云就無明先王句推進一層見向不得為豪傑之士

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

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

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

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

不可見者而核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

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外題格

釋秘演詩集序

歐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狃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隱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其能。其詩。則山。詩。來。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汪云即舍將老意三十餘年雖學于佛

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山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

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

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

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

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安人故能得天

下士若賢不自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汪云上一句賢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處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枉

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宮兵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汪云皆

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泰於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責今人之必然耶雖然惟儼傲偃於一室天下之務

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語爲文集作。觀。汪云。志。字。就。文。章。中。合。留。心。事。務。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瞻遠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大蘇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將無作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久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題外格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歐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吠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

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礬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

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小題作大題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得中間自叙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鄰。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及穀城學記文同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耶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布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耶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關陝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

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

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

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

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

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為。予亦壯

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

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

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茅之甲者。今果矣。問

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

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

唐史文苑卷之四
噫予方仕官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
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
甃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
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
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爲人作一園記
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唐宋八大家文格卷之四

終